

至爱亲情

给女儿的一封信

□ 陈俊锋

亲爱的女儿：

你现在是谁大学生了，爸爸是真高兴呀！当在陕西师范大学官网上查到你被录取的信息时，你妈妈兴奋地吆喝了一嗓子，而我却显得非常平静。这段时间，我的心情坐了好多次过山车，起起伏伏，忽上忽下，心神不宁。手捧一本书，却心猿意马，不自觉地想到你招录的事。当确凿的消息来时，我没有握拳冲天，也没有喜极而泣，我确定我对电脑屏幕微笑了一下，感觉“返回舱”落地了，有一种稳稳的幸福。

我躺下来，发呆。过去的一幕幕电影一般闪过。咱俩一起转战南北，冒严寒，犯酷暑，钻风雪，破雨幕，穿霓虹，走微明，我是中国好司机，为你助力，爸爸心甘情愿，毫无怨言。一次次漫长的等待，一次次人群里的搜索，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我就胡思乱想；蓦然回首，你在灯火阑珊处，我就眉飞色舞。我知道你比爸爸辛苦得多，一方面是专业课，一方面是文化课，一边一边，丢下这个就是那个，怕你不够努力——顾此失彼，还怕你太过努力——身体吃不消。谁料？你以气定神闲的姿态实现了双过线、双提升，达到了弯道超车的效果。爸爸是很佩服你的，送自己一句话就是：皇上不急太监急，担心都是多余的。

你妈妈总说，你随我，尤其是那粘火就着的臭脾气。我知道，你像海贝，坚硬外壳下裹着一颗柔软的心；像冰山，冰雪覆盖下有一颗滚烫的心；像刺猬，耀武扬威架势下有一颗敏感的心。我还知道，你气定神闲背后是努力与拼搏，还隐藏着紧张与焦虑。你对弟弟吃来喝去，但你好吃的、好玩的首先惦记着弟弟。你说话，总是带着小撇头，给人顶的回不过气，但我知道你顶着压力，需要宣泄情绪。血缘关系是奇怪的东西，爱得起恨不起。你所有的表现，一家人都能理解你，进而支持你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爱你。

大学生，天之骄子。进入大学，进入了新天地，开启了新征程。以爸爸48年的人生经历，吃过的亏，上过的当，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接受的批评，获得的表彰，经验是丰富的，教训是深刻的，感悟是颇多的，拿出我平生绝学嘱托你几句，请你耐心读完。

文字加语气形成了语言，态度、情感胜过文字本身的表现力。同样一句话，不同的语气，传达的态度、情感不同，传递的意思就不同，甚至大相径庭。所以说，与人交流，不但要组织好文字，还要注意自己的语气，给人一种心平气和、如沐春风的感觉为最佳。与人交往，要看人长处，不能总盯着对方的短处；凡事往好处想，多想对方的善念。贵己重己周，责人简以约。得理要让人，给对方留三分情面；错误要道歉，如果错误还伴随有代价，一定直面错误买单。要能吃得下亏，吃亏吃到明处，吃亏是福，吃亏人常在；要吃得下委屈，委屈能够磨砺性情，拓宽我们的格局；要吃得下苦，苦难可以锻造意志，苦中苦就是我们的铠甲。

不懂感恩，万事无根。所有人对我们的好都不是应当应分的，上辈子谁都不欠谁的，包括父母。人家对咱们好，要知恩、感恩、报恩，爱出者爱返，爱人者恒爱之，它是双向的，不能只感动不行动，只接受不付出。感恩不是教条，更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，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，懂得感恩，才能遇到贵人。我们都希望被理解、被支持、被认可、被爱护，前提是我们理解、支持、认可、爱护他人。莫向外求，要向内求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能力所及，尽量帮助别人，付出不等于收获，但一定有收获，要不受教育，要不有回报。

上大学，完成学业是最重要的事，学习和锻炼是主旋律，图书室每天必须逛一逛，运动场上每天要练一练，养成爱读书、爱运动的好习惯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要用书来滋养生命，千万不要用熬夜来耗费生命。所有的问题书中都有答案，查阅就是一种遇见。所有的苦恼都可以来一场奔跑，大汗淋漓是甩掉苦恼的法宝。终生学习，终生运动是我们实现梦想的翅膀，海阔天空，扶摇直上，插上双翅凌空翱翔。勤、恒、度人生法宝，勤奋学习，持之以恒，张弛有度，学就是学，玩就是玩，该表现就表现，达到学业棒棒的身体杠杠的，性格是阳光的。

世界是阴阳调和，相克相生的，没有完全的好事，也没有完全的坏事，看问题要一分为二，正反两方面来看。世界是绝对运动的，也是相对静止的，看

问题要看当下，也要看动态，更要看长远。如果遇到过不去的坎儿，要站在人生的长河，历史的长河去看，大学四年，在人生长河中也只是个圆点。生命第一，除了生死，一切都是擦伤。

西安是大都市，是一个古今辉映的文化大都市，有灿烂的历史，有繁华的现在，多元、包容、复杂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。虽然你已经超过18岁，法定意义的成人，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孩子，又纯又傻，最好只在学校里活动，少跟社会打交道，KTV、酒吧、网吧、夜店等这些地方坚决不能去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置身在不可控制的状态之下。我们相信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但也要相信欺骗我们的都是熟人，伤我们最狠的都是我们最在意的人，交友须谨慎，谈恋爱更要谨慎。不要占任何人便宜，包括网络上的，小便宜可能是诱饵。吃饭AA制，你可以请别人吃饭，不接受别人请你吃饭，认为饭可以白吃就是白痴。需要钱给家里说，大学四年，你不用赚一分一毛，只要不乱花，爸不会让你作难。

咱们是公费师范生，意味着是国家拿钱来培养。要记住两点，你是党和国家培养的，你将来要做教书育人的老师。所以你必须立志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，这是灵魂、方针、宗旨，是初心，更是使命，也是我们的良心底线。这决不是大话、套话，是压轴最重要的话，是一个公费师范生终生要践行的，矢志不渝要坚持的，信念如磐要守牢的。世界局势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，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我们生在中国，恰逢盛世，爱国是人的最基本良心，你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、坚定的赤子之心、浓厚的家国情怀。希望你，每一次站在国旗下，都能心里默念：“奋斗正青春，青春献给党，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！”

啰嗦啰嗦说的不少，如同缝衣的针脚，恐怕不贴实，总想多缀几针。爸爸确实老了，变得啰嗦，泪窝也浅了。计划开车送你入校，可又怕离别，怕我抑制不住情绪，哭成泪人，请不要笑话爸爸。

西安，将成为爸爸新的眷恋，关心它的新闻、关心它的天气，因为你——我亲爱的女儿。

爸爸

2023年7月22日



水之韵

倪睿振

伊水悠悠

伊水之夏

□ 陈晓辉

进入五月，伊河就不动声色地拉开了精彩的序幕，一场关于夏天的故事，在这里上演。

最先上场的，是河水。仿佛不过几天，伊河就显得丰饶起来。河面上成群的野鸭来回地游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那么夏河水阔，它们一定也是最先知道的——游到河中央那块绿草地上，比昨天多花了两分钟？

几只白鹭从河面飞过，悠悠地落到对岸几株大柳树上，像是柳树开了朵朵白花。

在日益燥热的夏天，伊河水是安静与清凉的。我觉得，在面目含混的生活里，在逐渐酷热的夏天里，有这样的一条河，像是人生的一种福祉。

黄昏，太阳虽然西斜，仍然不甘示弱地射出灼热的光。我会经常去河边，有时候骑自行车，有时候步行。这时，主角纷纷开始上场，云、鸟、水、树、花、鱼、蛙……无数生灵，在一条小河边，为我上演种种悲欢。

这场精彩的演出，只有我一个观众。仿佛，这是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人生之外的另一种人生。

一片大柳树林自愿充当舞台，隔断金晃晃的阳光，生生营造出一种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效果。盛夏蝉声如沸，交响乐、协奏曲、小夜曲……一场音乐盛宴。

喜鹊们穿着一本正经的黑白通勤服，每天傍晚

准时在林边草地上召开会议。麻雀们就自由散漫得多，三三两两毫无纪律，一会儿飞到树上叫几声，一会儿落到地上啄泥。白鹭好像客人一般，偶尔落到树梢歇歇脚，又悠然飞走，那样子，让人想到仙鹤，想到神仙和道士，想到山海经……

运气好的话，偶尔会看见翠鸟来串场，披一身金绿的衣裳，带着华彩箭一般地飞过来，落到一株芦苇上，还没等你看清楚够，又嗖地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株微微晃动的芦苇，证明曾经一只翠鸟来过。如果那株芦苇有思想，想必夜里会做一个翠绿的梦。

走过大柳树林，有一片开阔水面。成群的野鸭，独行的不知名水鸟，在水面上，水草间，划水、啄食、嬉戏、争斗……我想，曾经的雕鸮，必然在这里鸣叫过，曾经的人们，必然也曾经在这里，戏水、洗衣、采集、约会……不管时代如何演变，总有一些东西，亘古不变。

河边的花，随着四季变迁不断变幻。春天是一片片紫色的二月兰，粉色的月见草；秋天，芦苇们顶着灰白的头发，跟着秋风窃窃私语，当白鹭们驮着夕阳回家，累到双翅一翻——灰白染成了橙红。

初夏的花是最傻的。比如蜀葵，这种不入流的花，一开就是几里地，一大片一大片，粗粗壮壮的花茎一人多高，毫无心机地开满人间，雪白、淡粉、鹅

黄、紫红……硬生生把河岸变成一片花海。但有谁歌颂它们的美呢？这里少有游人，也不知道蜀葵会不会委屈。

常来河边的人不多，有一些是固定的。好像人与一条河缘分，也是注定的。

常见一个中年男人，支起三脚架，对着河水夕阳和蜀葵花海，认真地调相机。

一对老夫妻，每天都带一只狗。他们穿着考究，气质儒雅，就连带的狗，也有一种清高的气质，对我示好的火腿肠视而不见。我通常从西开始走到东，大约二三里地，他们则相反，从东开始走到西。遇到了，狗先跑过来，嗅嗅我的裤腿，接着跑过去。

钓鱼的人，在河边选一个地方，坐成一尊雕塑。带着小孩子的爸爸妈妈，铺一张餐布，两三个大人两三个孩子，一地的零食，小孩子跑来跑去……

如果用文学作品来形容他们，孩子是诗，爸爸妈妈是剧本，钓鱼者是文学评论，老人是小说。

如果用四季来形容伊河，花树是春天，水鸟是夏天，芦苇是秋天，看不见但你知道它们存在的鱼，是冬天。

在伊河的夏天，所有的安静与清凉都悄悄保存，所有的火热与风暴都可以原谅。我宁愿，用上一生的时间，坐在河边，直到，把光阴坐老。

心香一缕

昊昊奶奶

□ 宁妍妍

在街上遇到一个老太太，手持十字型简易货架，上面挂着小孩子要的小玩意儿。不知咋地，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昊昊奶奶——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太太。

在没搬到恒大绿洲之前，我一直在道北住。十多年前，道北皮鞋厂门口，临街的那家土杂店，就是我的。昊昊妈妈卖女装，和我的店铺之间隔着三家店。昊昊奶奶经常用手推车推着昊昊在他妈妈店门前玩儿。手推车很大，是用细细的圆柱形铁条焊成的，四个大大的轮子，底部一块木板，四周都是铁条。昊昊和我闺女一样大，他自出生到上幼儿园都是在那个手推车里长大的。

昊昊奶奶不同于一般的老太太。昊昊还不到两岁，就认会了皮鞋厂附近所有的广告牌，包括看起来复杂的字。这要归功于昊昊奶奶，每天推着昊昊在街上转，看到字就用“洛阳普通话”教昊昊。除此，还教昊昊唐诗，昊昊不到三岁，就会背很多首诗，让我这个当妈的自愧不如。

昊昊奶奶的手很能。手推车里不光有小昊昊，还有她自制的鞋垫。用碎布、浆糊亲手做的，当时大概卖一块钱一双，好看，耐用。手推车的四周也不闲着，昊昊奶奶捡来废弃的打包绳，编成网状小球，里面放两个啤酒瓶盖，摇起来，叮叮咣咣直响，几个月的小毛孩儿，看见了都移不开眼，逗得咯咯直笑。五颜六色的，用细绳挂满了手推车的四周，很是好看。卖两毛钱一个。若熟人孩子想要，不要钱直接拿走。

其实，我想说的不光是这。最让我佩服的是昊昊奶奶爱卖儿媳的好。店门口一排树，没事的老太太们喜欢坐在树下说闲话，谈论的内容大多是自家的儿媳好不好那不好。昊昊奶奶却不同，每次路过听到她们那样说，就会上去故意炫耀一番，说昊昊妈这好那好，哪哪都好，说的那叫一个痛快、享受。把那几个老婆子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让我这个旁观者憋不住笑。因有着儿媳的身份，我在心里对昊昊奶奶感激万分。真的是老太太中的异类、标杆！

让我不能忘记的是，昊昊奶奶对我的恩。在我闺女一岁多时，一天，我因卖了一个五毛钱的钢丝球，闺女不见了！我找遍了附近的所有商铺都没有！我的天塌了！挣了一毛二分钱，孩子丢了！我疯一样的跑去找，内向的我，平时说话都没有大声过，那时，喊我闺女的名字几乎是声嘶力竭！我边哭边猜测着不好的结果，心里想着，如果孩子找不到了，我也不活了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：毛宁妈，毛宁妈，孩子找到了……我扭头一看，是昊昊奶奶。老人家一路跑着追上我，气喘吁吁地说着……

我没有来得及说一声感谢，就疯一样往店铺跑，离老远就看到闺女和昊昊一同在那个手推车里站着。昊昊奶奶说，她去马路对面的一排溜商铺里帮我找，在一个超市里看到了我闺女，当时闺女正蹲在地上费力地撕一个棒棒糖……

这孩子，就带她去过一次这个超市，竟一个人又来了……路上车来车往，我简直不敢想……

直到现在，有将近十年没有见过昊昊奶奶了，当年她追着告诉我孩子找到了的那一幕，每每想起，心底都会涌起浓浓暖意……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身体咋样？是否还推着手推车在卖鞋垫和小玩意儿？

灯下漫笔

远去的音符

□ 常润芳

咯嘟儿、咯嘟儿……

咯嘟儿、咯嘟儿……

在深深的夜里，这声音不停地重复着，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。小小的我，在小小的梦里疯跑着，忽然被一句“老鼠”的呵斥声绊倒，叽里咕咚地滚出梦来。接着，听到母亲连续拍打床褥的声音。

老鼠安静下来。没过了一小会儿，“咯嘟儿、咯嘟儿”的声音又接续上了。我却好久回不到那个小小的梦里，梦里那群喊叫着疯跑的玩伴已经散去，聚不到一起了。

老鼠真可恨，总在漆黑的顶棚上啃外公亲手打制给母亲陪嫁的柜子。柜子是两层的，上面一层搁着母亲的嫁衣。

嫁衣可好看了，母亲穿着肯定好极了，但我没有看见过。还搁着父亲的海军服，叠得很齐整，大盖帽上安着一颗五角星，皮带有点儿儿旧，掂着脚把它拿出来很是费劲儿。

皮带一圈圈拉开后，从头顶套下去，停在麻秆儿腰上，像戏台上的芝麻官那样滑稽，皮带圈在我腰间晃晃荡荡，要不是用手扶着，直接就出溜到地上了。

还有“银生活”，还有……我顺着梯子爬到顶棚上好多次，偷偷地看，记不大全了。

下面一层，蹲着看正合适。拉开两扇小门，伸手一摸，是母亲做的一堆单鞋和棉鞋，还有绣花鞋垫呢。

偷偷地试一试新鞋子，知道小的是给弟弟们穿的，大的是给我们长大点时穿的，不大不小的是我现在要穿的。

于是，常盼着那双新鞋从顶棚的柜子里跑下来，套在我的脚上。

我的脚可不听话了，跟长牙了似的，新鞋子穿不了多长时间，大拇指就不安分地把鞋子啃个洞洞出来看天。

莫非大拇指是小老鼠变的？真有点儿怀疑。鞋后跟歪扭着，一边都磨成一张纸了，另一边还跟大蒜的厚嘴唇似的嘟着。

母亲做鞋的时候，对鞋跟两边用力是一样的，可我穿着走路的时候，脚跟不知为什么在鞋里总是用力不匀，是路吃里吃磨不平呢，还是我的脚本来就没长平？

有一阵儿，我为这个不平的脚跟苦恼，吓得不敢走路，即使走路也不敢甩胳膊。

蹑手蹑脚，伸出一只脚等它放平后再伸出另一只脚，但终于不能坚持，还是奔跑起来了。跟小伙伴们玩耍，哪能一步是一步的呢。

母亲说，脚跟往里撇是外八字，往外撇是内八字。

我可不想跟大蒜娘似的，前面走后面有人偷笑，走出那个内呀外呀的八字。

偷偷去瞅伙伴们的鞋后跟，跟我的差不多，大多也是歪歪扭扭的。

倘若这鞋子被老鼠拉了去，当嫁妮儿的花轿，那可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怪不得老鼠在夜里费气地啃外公做的柜子，大约是知道母亲又给我做了新鞋，想偷一只去嫁妮儿吧。

咯嘟儿、咯嘟儿……

咯嘟儿、咯嘟儿……

老鼠真讨厌，可别啃坏外公在柜子上端边缘处雕刻的一溜儿石榴，那可是外公对女儿的祝词啊。

想到这儿，我朝着黑漆漆的顶棚，大胆地喊一声“老鼠”，替母亲呵斥着，接着拍打床褥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。我的梦如涟漪，一圈又一圈。

打开生命中的俄罗斯套娃，往小处找，仍然鲜亮如昨。仍旧能听到“咯嘟儿、咯嘟儿”的音符，仍旧能折返到童年的那些夜晚，仍旧能记起那些夜晚动的小心思。

不同的是，醒来已至暮年。故乡的院子，院子中的小屋，小屋顶棚上外公亲手打制的柜子，已在光阴的长河里，被奔涌而来的浪涛所覆盖。

老鼠不知逃往何处谋生，“咯嘟儿、咯嘟儿”的音符已绝于耳畔。而我已奔波大半生，住在城市的高楼上，鞋子已找不着泥土……

